

它开花了,植物学界沸腾了

□ 李玺

5月7日,国家植物园发布消息称:园内的无油樟首次在人工栽培条件下自然开花。消息一传开,立刻在植物学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。“无油樟”——我们普通人或许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,但在植物学家眼里,它可是个“香饽饽”,有着无与伦比的独特魅力。

无油樟好像植物界的“鸭嘴兽”,和鸭嘴兽一样,都是古老谱系里孤独存活的“异类”,自成一目、一科、一属,是典型的孑(jié)遗植物(起源久远,历经地质气候变迁,大多灭绝,仅存少数物种在特定区域幸存的古老植物),在植物进化树上占据着极其特殊的位置。

无油樟的老家在南太平洋的法属小岛——新喀里多尼亚。早在1.6亿年前,它就已出现在地球上,是一种灌木或小乔木,叶子两列互生,雌雄异株,米白色的小花结构简单,没有花瓣和萼片的明显分化,雄蕊上花药和花丝的分化都不明显。可正是这副“寒酸”的模样,却让植物学家们如获至宝。

为研究被子植物(开花植物)的起源,科学家通过比对大量植物的DNA,绘制出一棵被子植物的“生命之树”。这一绘不要紧,竟有了惊人发现:在所有现存的被子植物中,无油樟所在的“枝条”,最早在约1.3亿年-1.6亿年前就和其他所有被子植物分道扬镳——它居然与所有现存被子植物都不是近亲,是典型的孑遗植物。

也正因如此,分类学家不得不为它单独设立一个“目”,让其“自成一派”,孤独地繁衍至今,成为植物界珍贵的“活化石”。

这个“孤独的活化石”为什么叫“无油



▲樟树的花。作者供图

◀开花的雄性无油樟。

图片来源:国家植物园

樟”?其实这背后藏着一场“认错亲”的乌龙。早年,植物学家观察到它的雄花跟樟科植物的花相似,便把它归入了樟目;后来又有人觉得它的叶子是互生,和蜡梅科似乎沾点边,给它取了个别名“互叶梅”。可实际上,它既不是梅,也不是樟。

直到DNA技术出现,这一切才被重新厘清:无油樟不仅和樟目亲缘甚远,和绝大多数现存被子植物亲缘关系都不近。中国学者在翻译它的名字时,保留了一个“樟”字,又加上“无油”二字来区分——因为樟科植物富含芬

香精油,而无油樟则一点精油的痕迹都没有。可见,光靠“看脸”认植物可不行,要想摸清它的“真实身份”,最终还得靠DNA说了算。

这么稀有的远古物种,如今的生存现状如何?由于野生种群稀少且对生长环境极为苛刻,无油樟的生存始终面临威胁。近年来,南京中山植物园、国家植物园等多家单位,都在围绕无油樟的迁地保育开展系统工作,且各有进展。这意味着,这个物种多了一份生存保障,也为它的后续保护和研究,带来了新的希望。

(作者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)

萱草:藏在诗词里的“母亲花”

□ 文/图 祁云枝

花草祁谈



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母亲节。每年这个时节,街巷路边、花园庭院里,总会开着一一种小花——模样像缩小版的百合花,只是“眉眼”纤细,也没什么香味。这花,正是唐代诗人孟郊歌颂母亲

的名句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”里提到的“寸草”,也就是萱草。它还有个大家熟悉的名字,能端上餐桌的黄花菜。

普通黄花菜(也叫金针、柠檬萱草)和小黄花菜的花蕾,民间都统称为黄花菜,均可加工食用。这两种黄花菜里的秋水仙碱含量相对较低,制成干货,或经过高温烹煮、炒制后,秋水仙碱会减弱甚至消失。黄花菜还有个更形象的名字——金针菜。说的就是它未绽放前的花蕾,瘦瘦长长、从粗到细,像一根放大版的金色银针。

萱草品种繁多,除了上述两种可以食用,大花萱草、大苞萱草、橙花萱草、吉娃娃萱草等,这些花朵硕大、花瓣艳丽的萱草,只可观赏不能食用,因为它们含有大量秋水仙碱,即便反复烫煮也不能食用。也就是说,大多数萱草只有一个

“使命”,就是把庭院装点得更漂亮。

萱草的叶片细长,一丛丛长在根部、自带兰草的清雅。花葶从叶丛中抽出,高高托着橘红、橘黄或复色的花朵,在春末的浓绿中添上一抹亮眼的艳丽。

其实,萱草的碧叶丹花,很早就走进了诗词典故里。“萱草生堂阶,游子行天涯。”在孟郊生活的年代,人们常用“萱庭”“萱堂”来指代母亲,因此,萱草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母亲节花。

萱草开花,还藏着一段特别的深意。每一朵花都是朝开暮落——凌晨开放,日暮闭合,午夜萎谢,只拥有一天的美丽。单看这一朵花,难免让人有些伤感,感慨美好易逝。但要是放眼整株萱草,你就会看到一场热闹的美丽接力:一根花葶上,能长出二三十个花骨朵,轮番绽放。这么一来,萱草轰轰烈烈的花期,竟然能持续整个夏天。

(作者系陕西省植物研究所研究员)



可食用普通黄花菜



观赏性大花萱草